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曾在助祭之中音義與音預蜡仕嫁反祭名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字林作䄍索所百反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注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

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音義觀古亂反注同喟去媿反又苦怪反說文云太息處昌慮反下同處同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注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為其大切廣言之音義逮音代一音代計反選宣面反下文皆同為于偽反下文為巳皆同疏正義曰皇氏云從昔者仲尼以下至於篇末凡為四段自初至是謂小康為第一明孔子為禮不行而致發嘆發嘆所以最初者凡說事必須因漸故先發嘆後使弟子因而怪問則因問以答也

又自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為第二明須禮之急前所嘆之意正在禮急故以禮急次之也又自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此禮之大成也為第三明禮之所起前既言禮急急則宜知所起之義也又自孔子曰嗚呼哀哉訖篇末為第四更正明孔子嘆意也以前始發未得自言嘆意而言偃有問即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備述所懷也今此第一段明孔子發嘆遂論五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各隨文解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者謂仲尼與於蜡祭之賓也事畢者謂蜡祭畢了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皇氏云登遊於觀之上熊氏云謂遊目看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者喟是嘆之形貌言口輔喟然而為嘆也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又言其所嘆之事故云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蓋者謙為疑辭不即指正也於時言偃在側而問之曰君子何嘆言嘆恨何事不云孔子而云君子者以論語云君子坦蕩蕩不應有嘆

也故云君子何嘆孔子既見子游所問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大切故廣言五帝以下及三王盛衰之事此一經孔子自序雖不及見前代而有志記之書披覽可知自大道之行至是謂大同論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論三王之後今此經云大道之行也謂廣大道德之行五帝時也與三代之英者英謂英異并與夏商周三代英異之主若禹湯文武等丘未之逮也者未猶不也逮猶及也言生於周衰身不及見上代不能備知雖然不見大道三代之事而有志記之書焉披覽此書尚可知於前代也注正義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郊特牲文十二月者據周言之若以夏正言之則十月以殷言之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云亦祭宗廟者以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以臘先祖故云亦祭宗廟總而言之謂之為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

異此據總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於蜡賓也廣雅云
夏曰清祀以清潔祭祀殷曰嘉平嘉善也平成也以歲
終萬物善成就而報功其蜡與臘名已具於上知此蜡
是祭宗廟者以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
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者以其與蜡祭故知仕魯
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雖臣亦稱
賓也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縣
法象魏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
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為雙熊氏得焉白
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案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
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
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
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
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
以其縣法象魏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
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

可亡也熊氏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穀梁傳云天子班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非鄭義也云感而嘆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二感舊章廢棄故為嘆也言偃者案仲尼弟子傳云姓言名偃字子游魯人也大道謂五帝時也者以下云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大道在禹湯之前故為五帝時也云英俊選之尤者案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毛詩傳又云萬人為英是英皆多於俊選而俊選之尤異者即禹湯文武三王之中俊異者云志謂識古文者志謂記識之名古文是古代之文籍故周禮云掌四方之志春秋云其善志皆志記之書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注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音義禪善面反故人不獨親其

親不獨子其子注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注無匱乏也音義長竹丈反矜古頑反匱其媿反男有分注分猶職也音義分扶問反注同女有歸注皆得良奥之家音義奥烏報反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注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教也音義惡烏故反憚大旦反吝力刃反又力覲反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注尚辭讓之故也故外戶而不閉注禦風氣而已是謂大同注同猶和也平

也疏正義曰既云見其遺記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故此先明五帝時也天下為公者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鄉明不私傳天位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鄭注鄉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十六相八元謂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愷謂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講信脩睦者講談說也信不欺也脩習睦親也世淳無欺談說輒有信也故哀公問周豐云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也又凡所行習皆親睦也故孝經云民用和睦是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者君既無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獨親己親不獨子己子使老有所終者既四海如一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也壯有所用者壯謂年齒盛壯者也所用謂不愛其力以奉老幼也亦重任分輕

任并班白者不提挈是也幼有所長者無所獨子故天下之幼皆獲養長以成人也矜寡孤獨癈疾者皆有所養者壯不受力故四者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也男有分者分職也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有歸者女謂嫁為歸君上有道不為失時故有歸也若失時者則詩衛女淫奔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是失時也故注云皆得良奧之家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已者貨謂財貨也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若人不收録弃擲山林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各收實而藏之是惡棄地耳非是藏之為已有乏者便與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者力謂為事用力言凡所事不憚劬勞而各竭筋力者正是惡於相欺惜力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贍故云不必為已也是故謀閉而不興者興起也夫謀之所起本為鄙詐今既天下一心如親如子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起也盜竊亂賊而不作者有乏輙與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則亂賊何起

作也故外戶而不閉者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俟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是謂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注正義曰禪位授聖謂堯授舜也不家之者謂不以天位為己家之有授子也天位尚不為己有諸侯公卿大夫之位灼然與天下共之故選賢與能也己子不才可捨子立他人之子則廢朱均而禪舜禹是也然己親不賢豈可廢己親而事他人之親但位是天位子是卑下可以捨子立他人之子親是尊高未必有位無容廢己之親而事他親但事他親有德與己親同也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配天事重不以瞽叟為祖宗此亦不獨親之義也勞事不憚者以經云力惡其不出於身欲得身出氣力是勞事無憚也憚難也謂不難勞事云施無吝心者經云不必藏於己財貨欲得施散是無吝惜之心先釋力然後釋財便文無義例也

今大道既隱注隱猶去也天下為家注傳位於子音義傳丈專反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注俗狹嗇音義狹音洽嗇音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注亂賊繁多為此以服之也大人諸侯也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注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音義知音智朴普角反稠直由反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

此其選也注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音義治直吏反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注考成也刑猶則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注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音義埶音世本亦作勢去羌呂反注同是謂小康注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疏正義曰前明五帝已竟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隱去也干戈攻伐各私其親是大道去也天下為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為家也禹為其始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君

以天位為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子也貨力為己者藏貨為身出力贍己大人世及以為禮者大人謂諸侯也世及諸侯傳位自與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也以此為禮也然五帝猶行德不以為禮三王行為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為禮也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城內城郭外城也溝池城之塹既私位獨財則更相爭奪所以為此城郭溝池以自衛固也禮義以為紀者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為紀而三王則用禮義為紀也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者緣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為此以下諸事之紀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云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婦異姓故言和謂親迎合巹之事以設制度者又用禮義設為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也以立田里者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以賢勇知者賢猶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須勇也更相欺妄故須知也所以勇知

之士皆被崇重也以功為已者立功起事不為他人也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者故姦詐之謀用是貨力為已而興作而戰爭之兵由此貨力為已而發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者以其時謀作兵起遞相爭戰禹湯等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用此禮義教化其為三王中之英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言此聖賢六人皆謹慎於禮以行下五事也以著其義者此以下皆謹禮之事也著明也義宜也民有失所則用禮明裁斷之使得其宜也以考其信者考成也民有相欺則用禮成之使信也著有過者著亦明也過罪也民有罪則用禮以照明之刑仁者刑則也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為則也講讓者民有爭奪者用禮與民講說之使推讓也示民有常者以禮行上五德是示見民下為常法也然此五德即仁義禮知信也能明有罪是知也能講推讓即是禮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者由用也去罪退之殃

禍惡也若為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執位而衆人必以為禍惡其以罪黜退之是謂小康者康安也行禮自衛乃得不去埶位及不為衆所殃而比大道為劣故曰小安也注正義曰上既云天下為家是天子之治天下也此云大人世及以為禮明大人非天子又云世及復非卿大夫故以為諸侯凡文各有所對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為天子士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為卿大夫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者以三王之時教令稠數徵責繁多在下不堪其弊則致如此然謂謀作兵起也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尚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王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設久矣但上代之時用之希少時有所用故雖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時每事須兵兵起煩數故云兵由此起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注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音義復扶又反下復問同相息亮反注同遄市專反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注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音義殽戶教反注也徐戶交反達於喪祭射御

冠昏朝聘注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音義冠古亂反朝直遙反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注民知禮則易教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言偃既見夫子所云三王得禮則興失禮則亡故云禮之急也故孔子乃答以禮所用既上以承天之道下以治民之情不云承地者承天則承地可知故失之者死以者言失禮則死若桀紂也得之者生者若禹湯也引詩鄘風者證人無禮不如速死此詩衛文公以禮化其臣子臣子刺無禮之人相視也視鼠有其形體人亦有其形體鼠無禮故賤人有禮故貴若人而無禮何異於鼠鼠之無禮不能損害人之無禮傷害更多故云胡不遄死胡何也遄疾也何不疾死無所侵害既言無禮則死又言禮之所起其本尊大故云夫禮必本於天言聖人制禮必則於天天禮從天出故云必本於天非但本於天

又殺於地殺效也言聖人制禮又效於地天遠故言本地近故言效列於鬼神者言聖王制禮布列效法於鬼神謂法鬼神以制禮聖王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本謂制禮以教民故祀天禋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嚴上之義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民既知嚴上之義曉達於禮喪有君親既知嚴上則哀篤君親是曉達喪禮也祭是享祀君親既知嚴上則達於祭也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人知嚴上則達於射御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人知嚴上則達冠昏矣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民知嚴上則達於朝聘在下既曉於此八者之禮無教不從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者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不復為邪故得而正也注正義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昭二十五年左傳文云則天之明者彼傳云為昏媾姻亞杜預云若衆星之共辰極也猶昏媾姻亞繫於家人云因地之利者彼傳云為

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是也云取法度於鬼神者下文云降於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於祖廟下者謂取仁於禰取義於祖是取仁義法度於祖禰之鬼神下文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以興作器物是取興作法度於山川鬼神也下文云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謂教令由於五祀下者此五祀之神始謂中霤門戶竈行之法後王制禮取之以為制度是取法度於五祀之鬼神也下文又云必本於天殽於地之後方云祖廟山川五祀此文本天殽地之下總云列於鬼神則鬼神之文包此三事故鄭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云以制禮下教令也者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既畀下此禮之教令以教民故下文云殽以降命又云命降于社又云降於祖廟又云降於山川又云降於五祀降則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教令又祀此等之神教民嚴上故鄭此云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云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者謂宗廟

山川五祀據其精魂歸藏不知其所則謂之鬼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之神也三者皆為鬼神故下文云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云山川所以儐鬼神是山川稱鬼神也皇氏以此鬼神謂宗廟山川五祀其義非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注欲知禮終始所成音義極如字徐紀力反與音餘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注欲行其禮觀其所成　是故之杞注杞夏后氏之後也　而不足徵也注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　吾得夏時焉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音義有小正音征本或作有夏

小正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注宋殷人之後
也吾得坤乾焉注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
音義坤苦門反乾其連反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注觀
於二書之意疏正義曰言偃既見孔子極言禮故問其
禮之終始可得聞不孔子曰我欲觀夏
道以下至禮之大成答以所成之事但語意既廣非一
言可了所答之辭凡有數節今各言之前云大道之行
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我欲觀夏道至以
是觀之論披檢二記之書乃知上代之禮運轉之事自
夫禮之初至皆從其初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
今時所法於前取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朔論
昔者未有宮室火化後聖有作始制宮室炮燔醴酪之
事今世取而行之故云皆從其朔但今世一祭之中凡

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自玄酒在室至承天之祜總論今世祭祀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總論兩節祭祀獲福之義自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別論祭之上節薦上古中古之食并所用之物自然後退而合亨至是謂大祥論祭之下節薦今世之食此禮之大成一句總結上所陳之言也我欲觀夏道者我欲行夏禮故觀其夏道可成與不是故之適於杞欲觀夏禮而與之成而不足徵者徵成也謂杞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夏禮然因往適杞而得夏家四時之書為夏禮既不可成我又欲觀殷道可成與不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禮吾得殷之坤乾之書謂得殷家陰陽之書也其殷之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吾以二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即下云夫禮之初以下是也注正義曰言我欲行夏禮觀此夏禮堪成與不知非直觀其禮而云觀其所成者以下云而不足徵徵為成故也案樂記云武王下

卑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又史記云武王伐紂求夏后之後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是也徵者徵驗之義故爲成若有賢君則自然成之當不須孔子而云無賢君不足與成者以杞是夏後雖有賢君欲成夏禮必須聖人贊佐若其君之不賢假令孔子欲往贊助終不能舉行夏禮雖助無益故論語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則說之在孔子行之在杞君以杞君不能行故不足與成所以不能行者論語云文獻不足故也先言坤者熊氏云殷易以坤爲首故先坤後乾也案孔子以大聖之姿無所不覽故修春秋贊易道定禮樂明舊章今古墳典無所不載而獨觀此二書始知禮之運轉者以詩書禮樂多是周代之書皇帝墳典又不論陰陽轉運之事而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之說並載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始知其上代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

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注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凷聲之誤也凷堛也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音義燔音煩捭卜麥反注作擗又作擘皆同汙尊烏華反注同一音作烏抔步侯反蕢依注音凷苦對反又苦怪反土塊也桴音浮鼓搥齊側皆反釜本又作鬴音父甑即孕反燒如字又舒照反鑿在洛反掬九六反本亦作匊音蒲侯反堛普逼反摶徒端反築徐音竹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注

招之於天音義號音戶毛反皐音羔然後飯腥而苴孰注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遣奠有火利也苴或為俎音義飯扶晚反注同腥音星苴子餘反苞也徐爭初反遣弃戰反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注地藏謂葬音義知音智故死者北首注首陰也音義首手又反注同生者南鄉注鄉陽也音義鄉許亮反注同皆從其初注謂今行之然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代物雖質略以其齊敬可以致祭神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夫者發語之端禮謂吉禮此吉禮元初始諸飲食諸於也始於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食為本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略雖有火化其

時未有釜甑也其燔黍捭豚者燔黍者以水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捭豚汙尊而抔飲者謂鑿地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云抔飲蕢桴者謂摶土凷為桴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故云蕢桴土鼓築土為鼓故云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者言上來之物非但可以事生若如也言猶如此不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及其死也者上言古代質素此言後世漸文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告曰皐某復者謂北面告天曰皐皐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魄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苴孰者至欲葬設遣奠之時而用苞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脩火化之利也熊氏云升屋而號為五帝時或為三王時皇氏云中古也中古未有宮室皇說非也故天望而地藏也者天望謂始死

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者覆釋所以天望地藏之意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故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故也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者體魄降入於地為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皆從其初者謂今世飯腥苴孰與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為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朔前文云燔黍捭豚謂中古之時次云及其死也似還論中古之死但中古神農未有宮室上棟下宇及在五帝以來此及其死也而云升屋則非神農時也故熊氏云及其死也以為五帝時或為三王時皇氏以為及其死也還論中古時飯腥苴孰謂五帝時故云然後其義非也注正義曰伏犧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則伏犧也昌則文王也孔則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

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同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知者以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是報田之祭伊耆氏始為蜡則於時始為田也今此云蕢桴土鼓故知此謂神農也蕢讀為凷者以經中蕢字乃是草名不可為桴桴與土鼓相連凷是土之流類故讀為凷凷堛也廣雅文土鼓築土為鼓者以與汙尊抔飲相連貴尚質素故知築土為鼓周代極文而不為也故杜注周禮篇章云以瓦為匡不須築土或以為桴則桴拊也謂桴土為桴拊以手擊之而為樂其築土為鼓先儒未詳蓋築地以當鼓節不云築地鼓者以經稱土鼓故言築土順經文也經云禮之初始諸飲食謂祭祀之禮故始諸飲食其人情之禮起則遠矣故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注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音義窟苦忽反橧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巢本又作樔助交反未有火化注食腥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注此上古之時也音義茹音汝衣於既反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注熟冶萬物范金注鑄作器用音義鑄之樹反合土注瓦瓴甓及甒大音義合如字徐音閤瓴音零甓步歷反甒音武大音泰甒大皆罇名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注榭器之所藏也音義榭音謝本亦作謝牖音酉以炮注裹燒之也音

義炮薄交反徐扶交反裹音果以燔注加於火上音義燔音煩以亨注
煑之鑊也音義亨普伻反煑也下合亨同鑊戶郭反以炙注貫之火上音
義炙之石反貫古亂反以為醴酪注烝釀之也酪酢截音義醴音禮酪
音洛烝之承反釀女亮反酢七故反截才再反徐祖冀反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
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注朔亦初也亦謂今
行之然疏昔者至羽皮正義曰此一節更論上古之事
昔者先王既云未有宮則總是五帝之前云
未有火化之事則唯為伏羲之前以上文中古神農有
火故也云冬則居營窟者營累其土而為窟高地則穴
於地地下則窟於地上謂於地上累土而為窟云夏則
居橧巢者謂橧聚其薪以為巢云飲其血茹其毛者雖

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以助飽也若漢時蘇武以雪雜羊毛而食之是其類也後聖有作至皆從其朔者此一節論中古神農及五帝并三王之事各隨文解之也後聖有作者謂上古之後聖人作起也然後脩火之利者謂神農也火利言脩者火利先有用之簡少至神農更脩益使多故云脩知者以世本云燧人出火案鄭六藝論云燧人在伏羲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廣雅云一紀二十六萬七千年六紀計一百六十萬二千年也范金合土者范金者謂為形范以鑄金器合土者謂和合其土燒之以作器物以為臺榭宮室牖戶者謂五帝時也以炮以燔以為醴酪及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之屬亦五帝時也皆從其朔者謂今世所為范金合土燒炙醴酪之屬非始造之皆倣法中古以來故云皆從其朔注正義曰孰冶萬物者孰謂亨煑冶謂陶鑄也瓦瓴甓及甒大者檀弓云有虞氏之瓦棺釋器云瓴甋謂之甓郭注云甗塼也禮器云君尊瓦甒又明堂云

奉有虞氏之尊此等皆燒土為之知榭器之所藏也者案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云樂器藏焉爾穀梁云樂器之所藏是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注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

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音義醆側眼反粢依注為齊才細反注皆同醍音體嘏本或作假古雅反祜音戶粢讀音咨泛芳斂反徐音汎盎烏浪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之所陳之處玄酒在室者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醴醆在戶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近南戶故云醴醆在戶皇氏曰醴在戶內醆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也以熊氏崔氏並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用泛齊也粢醍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

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早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横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爨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云備其鼎俎案少牢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西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鐘鼓者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鐘歌磬亦在堂下脩其祝嘏者祝謂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協句而言之分而為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

神也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以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也是謂承天之祜者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祜福也注正義曰今禮饌具所因於古者此玄酒在室及下作其祝號并然後退而合亨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醆犠牲之屬是饌具也用古玄酒醴酪是所以因於古故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也云及其事義者從玄酒以下至其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以下至承天之祜是義也云粢讀爲齊者案爾雅云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知粢當爲齊聲相近而致誤引周禮五齊者是酒正文也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

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鄭酒矣醍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云醆與盎澄與沈盎同物者以酒正文醴醍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醆又周禮醍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齊之下有澄齊故云醆與盎澄與沈盎同物也案此注澄是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答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盎澄字耳如鄭所答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盎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淫猶貪也又以澄為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禮運云醴醆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為沈齊酒為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醆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為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云眞之不同處重古略近者眞

之或在室或在堂或在下是不同處古酒奠於室近酒奠於堂或奠於下是重古略近云祝祝為主人饗神辭者案特牲少牢禮云祝稱孝孫某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尚饗是祝為主人饗神辭云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者此下云嘏以慈告詩小雅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是致福於主人之辭也云祜福也者釋詁文福之言備郊特牲文言嘉慶備具福之道也其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為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獻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還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

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祫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本為王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有降祫禘時祭本明所用總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魯及王者之後大祫所用與王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時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於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為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也又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饋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

盎齊以酳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賔獻皆酒
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酒卿大夫之
祭酌奠皆用酒其祫禘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
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
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
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罍彝盛明水黃彝
盛玄酒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
水玄酒之尊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服衮冕
而入尸亦衮冕入在後倚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
不迎尸所以别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
凡樂圜鍾為宫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
太室祼當灌之時衆尸皆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
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迎
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
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

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牲魯公騂犅案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薦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知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郊特牲

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為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為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為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酳尸為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謂后酳尸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宗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秖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天子亦當然崔氏以為后獻皆用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祼

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始用瑤爵則后未酳尸以前不用也又鄭注司尊彝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其禘祭所用四齊者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醍齊沈齊盛以象尊王朝踐獻用醴齊后亞獻用盎齊王饋獻用醍齊后亞獻用沈齊尸卒食王酳尸因朝踐醴齊后酳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為賓獻亦用沈齊禘祭無降神之樂熊氏以為大祭皆有三始有降神之樂又未毁廟者皆就其廟祭之其餘皆如祫祭之禮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醍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者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唯兩而已前已備釋也時祭唯用二齊其諸侯用齊及酒皆視天子具如前說其魯及王者之後皆九獻其行之法與天子同侯伯七

獻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為七獻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也子男五獻者亦以薦腥饋孰二節君皆不獻酳尸之時但有君一獻而已九獻之中去其四故為五此皆崔氏之說今案特牲少牢尸食之後主人主婦及賓備行三獻主婦因獻而得受酢今子男尸食之後但得一獻夫人不得受酢不如卿大夫理亦不通蓋子男饋孰以前君與夫人並無獻也食後行三獻通二灌為五也禮器所云自據侯伯七獻之制也一曰尸酢侯伯子男亦用所獻之齊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

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羃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音義祝之六反徐之又反注同殽本或作有戸交反越席音活注同字書作趏杜元凱云結草羃本又作冪同莫歴反衣其於旣反澣戸管反示鞢音祇本又作氏齍音咨黍稷大音太下大史同爓似廉反染如豔反又如琰反樂也音洛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

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注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音義鈃本又作鉶音刑盛和羹器形如小鼎羹音庚舊音衡分別彼列反下文同此禮之大成也注解子游以禮所成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用上古中古之法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殽以下用中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

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旣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孰其殽者殽骨體也孰謂以湯爓之以其所爓骨體進於尸前也與其越席至薦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也衣其澣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為之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醆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則此君薦用炙夫人薦用燔是也皇氏云燔謂薦孰之時爓蕭合馨薌知不然者案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説非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以嘉魂魄者謂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莫謂虚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虚無寂寞得生者嘉善而神

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為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然後至大祥者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賓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爓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鼎爓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為祭末饗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衆賓兄弟之等皆有籩豆及俎是也祝以孝告嘏以慈

告者此論祭祀祝嘏之辭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言祝嘏於時以神之恩慈而告主人是謂大祥者祥善也謂饋食之時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故為大祥注正義曰案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若皇天上帝二曰鬼號注若皇祖伯某三曰祇號若后土地祇四曰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曰齍號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者其神號鬼號示號是尊神也牲號齍號幣號是顯物也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

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為豚解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横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爓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爓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以法上古爓法中古也云澣帛練染以為祭服者此亦異代禮也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而為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云孝經說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為虛無正本元字作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各首其義者首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為首神告孝子以慈為首各本祝嘏之義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注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音義於音嗚呼好奴反舍音捨下舍禮皆同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音義禘大計反鼷音兮疏正義曰此明孔子歎意前始發歎末言自歎之意子游有問即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述其所懷嗚呼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已經幽厲之亂傷此禮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更何之適而觀禮乎言魯國尚愈愈勝也言尚勝於餘國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郊禘非禮也者魯合郊禘也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注正義曰郊牛口傷宣三年經文鼷鼠食其角成七年經文四卜郊不從僖三十一年

經文言子孫不能承奉與行周公之道故致使郊牛有害卜郊不從

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注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音義 契息列反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注 正義曰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勿使有失案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注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將言今不然 疏 正義曰言天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是謂大假假大也既不

敢易法是於禮法大中之大謂大大之極也注正義曰假大也釋詁文以經既有大字故云假亦大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為善故上云承天之祜次云是謂合莫又次云是謂大祥又次云是謂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欲論其惡故也鄭云將言今不然今謂孔子之時也禮廢政壞不如大祥大假之等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故下云是謂幽國是謂僭君是也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注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正義曰祝謂主人之辭告神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辭說當須以法用之於國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秖聞今日祝嘏之

辭不知古禮舊說當是君
臣俱闇故云是謂幽國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注僭禮之君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音義醆斝古雅反又音嫁爵名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疏正義曰醆是夏爵斝是殷爵若是夏殷之後祭祀之時得以醆斝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今者諸侯等祭祀之時乃以醆斝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乃是僭禮之君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夏曰醆殷曰斝是先王之爵也天子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天子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此醆斝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祝酌奠於鉶南者也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耳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注劫脅之君也

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音義脅許劫反疏正義曰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者私家大夫以下稱家冕是袞冕弁是皮弁冕弁是朝廷之尊服兵革是國家防衛之器而大夫私家藏之故云非禮也是謂脅君者脅劫脅也私藏公物則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注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音義儗音擬焉於虔反疏正義曰大夫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不假

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孫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聲樂皆具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為上事則為非禮也是謂亂國者大夫為此上諸事與君相敵乃是敗亂之國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注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

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

音義期居其反朝直遥反注同或與僕相息亮反一讀如字則連下為句等輩卜內反疏正義曰仕於公曰臣者公是諸侯之號臣是至賤之稱今若仕於諸侯其自稱以至賤之辭而曰臣自貶退也仕於家曰僕者謂卿大夫之僕又賤於臣若仕於大夫之家即自稱曰僕彌更卑賤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者若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不歸臣有喪昏則歸鄉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也故云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者今臣之有喪乃不致事身著衰裳而入君朝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是為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者君之喪昏而在國臣有喪昏而不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卿大夫與僕雜居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剌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音義鍼其廉反又祇廉反乘時證反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注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勑也音義壞音怪惡烏路反拱徐居勇反後拱持同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注無故而相之是戲謔

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弑焉音義譙許約反寧本又作寗案左傳作寗公羊作甯各依字讀父音甫數色角反取弑申志反又如字疏正義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者案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是也以處其子孫者謂子孫若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直食邑於畿内也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者謂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也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者大夫位卑不合割其采地以處子孫但大夫以采地之禄養其子孫故云以處其子孫然從是謂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為今惡起文故云是謂制度非論今日之好故注云言今不然也注正義曰此所引春秋昭元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諸侯有國處子孫之義譏秦伯不然也陳靈至弑焉者此

宣十年左傳文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公謂孔寧儀行父曰徵舒似女行父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廏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後楚殺徵舒立成公是取弑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注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音義柄兵命反儐必刃反治政皇如字徐直吏反下文注以治事同為于偽反下又為遂為皆同操七刀反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

謂疵國注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音義倍步内反敝音弊本亦作獘疵才斯反駿恤俊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疾時失禮致此上禍敗之事故為言禮之大義禮者君之大柄者言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者此以下亦並明用禮為柄之事使寡婦不夜哭是別嫌君子表微是明微也儐鬼神者接賓以禮曰儐以禮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儐鬼神也考制度者考成也制度謂廣狹丈尺以禮成之也別仁義者仁生義殺各使中禮有分別也所以治政安君也者用禮為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也或有屢諫不聽皆越關倍君而去小臣竊者小臣士以下竊者盜也職闇位卑但為竊盜府庫之事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者肅駿急也敝凋殘也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奈

此何唯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俗敝刑肅故法教無常注正義曰案釋詁文云肅駿俱訓為疾是肅為駿也釋詁文又云疵病也疵國者君既危於上臣又叛於下刑罰嚴重風俗凋敝皆國之病故云疵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注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音義輝音暉見賢遍反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注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音義殽戶教反注及下同

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注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

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音義會古外反降于祖廟之謂仁義注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音義上時掌反下上配上生皆同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注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音義共音恭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注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注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云政之不正則國亂君危此則廣言政之大理本于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而來所來既重故君用之得藏身安固也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者故因上起下之辭人君身在於中則政於外人但見其政不見其身若政之美盛則君身安靜故云政者所以藏身也鄭云藏謂輝光于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是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是故謂政是藏身之固其事既重所施教令必本于天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遶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殽以降命者殽效也言人君法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爲昏媾姻亞效天之陰陽寒暑爲刑獄賞罰是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者上云政本於天此論政降於地上既云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既具故此略而變文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命者政令之命降下於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

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謂殽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降于祖廟者此亦政教之命降下於民由祖廟而來謂法祖廟以下政令之謂仁義者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法此父祖施仁義於民也上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此亦當云命降于祖之謂殽廟以上文既具故此又略而變文與上不同自下皆然也降於山川者謂所施政令之命下於民者從山川而來謂法效山川以為教令也之謂興作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降於五祀者所施政令降於民者從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令也之謂制度者初造五祀之神既立中霤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以取為制度等級也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者政既法天地法祖廟山川五祀所重若此謹慎行之所以藏其身而堅固注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為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

育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注云天有運移之
期陰陽之節總包之也皆法天之所為以下教令也下
云社者神地之道此云土地之主主則神也土會之法
有五地之物生者此大司徒文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
墳衍原隰各有所生五地總生萬物人君法之施政令
亦總養萬民也自禰至義也者引此者證祖禰廟有仁
義也云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者自用也率
循也言用禰之仁依循而上以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
是據仁恩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者言用
祖之義依循而下以至于禰高者尊重是義事也祖廟
之中自然有此仁義人君法之施此仁義教令以教下
民也云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
者如鄭此言則五祀神者謂初造五祀之神此人造五
祀有其制度後王法此人之神史為制度此人造五祀
非五祀本神也其五祀亦自然有其虛無之神非後王
所取法也故此不言之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

為者言政之行若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之祖廟而行仁義法之山川五祀而為興作制度若能如此則民懐其徳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何用城郭溝池之為言不用城郭溝池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考證

禮運而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臣名南按宋儒解作立志之志孔子自言有志於行道文義似順鄭則以古書解志字也

疏大道之行也謂廣○廣字下闕三字又雖然下及尚可知於下並闕三字各本俱同無可考補

注疏姓言名偃字子游魯人也○臣名南按魯人也當作吳人也今常熟縣即子游故里

又疏以下云禹湯文武成王○王字下闕五字　臣名

南按當是惟唐堯虞舜五字下節疏文可證又案辨

名下闕二字當是記曰二字倍人曰茂十人曰選云

云此蔡氏辨名記語也見月令孟夏太尉贊傑俊疏

是謂小康○陳澔集說引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為大同

三王之世為小康有老氏意而語又引以實之且謂

禮為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記者之辭

也

而不足徵也注徵成也○朱子曰徵證也言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文獻不足故也臣名南按朱子訓足以矯鄭之失

吾以是觀之䟽即下云夫禮之初以○下闕三字按以字誤也以下節䟽文推之當云即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注䟽觀此夏○下闕四字又求夏后之後而得下闕四字按當作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又徵者徵下闕

四字

又䟽皇帝墳典○臣名南按此據孔安國尚書序謂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也舊本訛作黄帝誤矣今改正

皆從其初䟽前文云○下闕八字又上棟下宇之上闕八字又時也之上以為五帝之下並闕九字

皆從其朔注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此下闕䟽一大段自先王未有宫室至然後修火之利十二句䟽

解並失舊本共七行每行雖間有十數字然已不復

成句矣姑盡闕之

粢醍在堂注四曰醍齊○臣名南按酒正作緹齊從糸

注云緹者成而紅赤則此注醍字傳寫之誤也

注疏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臣名南按司尊

彝注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

瓚酌亞灌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

氣也賈疏曰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祼後王乃出迎

牲按内宰注云王既灌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灌出迎牲后乃後灌其實以此注為正也據賈疏事有先後則后從灌二獻也當在出迎牲之上

又疏至薦孰之時○下闕三字　臣名南　按當是尸入室三字也又祝以斝爵酌下闕五字按當是奠詔主人拜五字也又取腸閒脂上闕五字按當是薦孰時祝更五字也又奠謂薦孰下闕五字按二字當作時

也下三字不可曉又以妥尸上闕三字按當是主人拜三字也又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本文作祝妥尸此拜字誤又則后未酳尸下闕五字按當是以前不用也五字又正獻之外下闕五字按當是加爵並得用五字又其禘祭所用四齊者以下闕文凡八處俱闕五字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臣名

南按此注非也下文明言杞宋之郊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祭天地不王不禘惟杞宋以王者之後亦得行之魯非先代之後以諸侯而上僭天子不能守其祖周公之法制為可惜也豈謂其郊禘不虔致郊牛之災傷為不能行禮乎哉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疏謹慎行之〇下闕三字又此段闕文共五處俱三字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考證

謹按第二頁後三行疏刋本監本毛本並闕大道

德三字據宋本補

後五行疏諸本闕不見大三字又前代也三字並

據宋本補

第三頁後三行疏闕周公此大道五字據宋本補

後四行疏闕記云二字據宋本補

第九頁前八行疏其本尊大刋本大訛天今改

第十頁前六行疏制禮既畢刋本畢訛畢今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疏論披撿二記之書刊本二託工今改

後七行疏諸本闕下是也三字據宋本補

後八行疏闕禮堪成與四字據宋本補

第十二頁前一行疏闕東樓公封四字又驗之義故四字並據宋本補

第十四頁前四行疏闕燔黍捭豚謂中古之八字據宋本補

前五行疏闕但中古神農未有宮室九字又也而之升屋則非神農九字並據宋本補

前六行疏闕時或為三王時皇氏以九字據宋本補

第十五頁後六行至十六頁前四行疏全闕據宋本補

第二十頁後七行疏闕陳於堂三字據宋本補

後八行疏闕奠於饌南故五字又既奠之後又五

字並據宋本補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疏闕時當此大合五字又主

人拜三字並據宋本補

後一行疏闕以前不用也五字據宋本補

後二行疏闕諸臣加爵用五字據宋本補

後三行疏闕在夏醴齊盎五字據宋本補

後四行疏闕醴齊后亞獻五字又王酳尸因朝踐

六字並據宋本補

後五行疏闕沈齊禘祭無五字又樂又未毀廟五

字並據宋本補

後六行疏闕祭用二齊者五字又尊盛醴齊用五

字並據宋本補

後七行疏闕一尊盛明水五字據宋本補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注闕解子游以禮所成也八

字據宋本補

第三十二頁後七行疏闕所以藏三字據宋本補

第三十三頁前一行疏闕法天之三字據宋本補

前二行疏闕社者神三字據宋本補

前三行疏闕有所生三字據宋本補

前六行疏闕施此仁義四字云五祀三字並據宋本補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李惠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禮運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注並并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音義所樂音岳又音洛又五孝反好也注同治直吏反注同下以自治注身治成治皆放此並步頂反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

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注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音義差初佳反一音初買反曰仁本亦作人疏正義曰此一節結上政令之命降于天地宗廟之等使禮儀有序民得治理故聖人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聖人參擬於天地則法于天地是也並於鬼神者並謂比方鬼神則祖廟山川五祀也言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為事以治政者治謂修治也言參擬天地比並鬼神以修治政教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者存謂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人所觀察之事以為政則禮得次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者謂典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

玩民之所樂以敎於民則民得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者若天不生時地不生財父不生子師不敎訓直欲令人君敎之不可敎誨則君多有過令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傅以敎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人君得立於無過之地言其功易成無過差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注明猶尊也音義養羊尚反又如字下同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注則當為明人之道

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音義】則君則音明出注分扶問反後文注除三分去一三分益一皆同舍音捨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也上下分定人皆以死事上君者所明也者明猶尊也謂在下百姓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非明人者也者非謂違君尊明在下之人下云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並與此義同以所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為尊也故君明人則有過者君位既尊乃自下謫尊人於理不順故云則有過養人則不足者君唯一身若養百姓力不能周贍故云養人則不足也事人則失位者君尊在上而屈事於在下之人是失位也故禮達而分定者達謂曉達分謂尊卑之分以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尊者居上卑者處下是上下分定也故人皆愛其死

而患其生者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救之故人皆貪愛其以義而死難欲致死救之恥患其不義而生不欲苟且生也注正義曰則當為明者以此則君以自治禮述上文故知則當為明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注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音義知音智注同去羌呂反後皆同斷丁亂反施治豉反下施生同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為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音義之變音辯

出疏正義曰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注故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用人之知去其詐者知謂謀計曉達前事詐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者勇謂果敢決斷能除惡人凶暴怒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怒也用人之仁去其貪者仁者好施不苟求其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也故云去其貪也注正義曰言用此三者足以成治如鄭此言但得知者勇者仁者則足以成治矣何須用詐怒貪者乎故云去之如鄭此言則解之當云選用人知者退去其姦詐者不須用之為其害民信也用人之勇者去其忿怒不須用之為其害民命也用人之仁者去其貪殘不須用之為其害民財也如注之意指當如此先師既為前解故備載之任後哲擇焉變與義相對明是正禮變為惡事故讀為辯辯即正也以聲相近故致字誤云臣衛君宗廟者恐是臣之宗廟故云衛君宗廟致死案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所以為君宗廟者以人臣義

則進不則退不可致死於已宗廟故為君宗廟也孝經謂不被黜削恒得守之故為已宗廟所據意異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意心所無慮也辟開也音義耐音能辟婢亦反徐芳益反傳丈專反

疏正義曰此承上君死社稷以統於下然後能治其國因上生下故云故也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此孔子說聖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為一家能以中國共為一人者問其所能致之意非意之也者釋其能致之理所以能致者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須知其諸事謂以下之事必知其情者謂必知民之情也則下文

七情是也辟於其義者謂開闢其義以教之則下文父慈子孝十者之類是也明於其利者謂顯明利事以安之則下文講信修睦是也達於其患者謂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則下文爭奪相殺是也然後能為之者聖人必知此情義利患然後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注正義曰案說文云耐者鬚也鬚謂頤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從寸寸為法也以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漢書惠帝紀中具有其事古之能字為此耐字取堪能之義故古之能字皆作耐字後來能字乃假借鼈三足為能是後世傳書世人殊異耐字悉作能也故云傳書世異今書雖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耐以天下為一家及樂記云人不能無樂仍作耐字是古字時有存者云則亦有今誤矣者今書雖存古字為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是亦有今誤矣案鄭注樂記耐古能

字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兩注雖異其意同矣彼云後世變之即此傳書世異也彼云此獨存焉即此云古字時有存者云古以能為三台字者謂今世以能字為堪能之能古者以能字為三台字是古今異也云意心所無慮者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即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備慮無形之處謂聖人以德義而感天下非是以意豫前無時以測度思慮故云非意也一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但知其情等而已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注極言人事音義惡烏路反下皆同弟弟上如字下音悌長竹丈反爭爭鬬之爭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注唯禮可耳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中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注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音義度大洛反見賢遍反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上經情義利患四者聖人皆知之能有天下故此覆釋情義利患必須禮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若其舍禮無由可化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天有六

氣在人為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此之喜怒及哀惡與彼同也此云欲則彼云樂也此云愛則彼好也謂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為七熊氏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怖懼耳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案彼傳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恵幼順君仁臣忠者此文先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案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與此大同兄愛即此兄良也弟敬即此弟弟也夫和即此夫義也故彼云夫和而義妻柔即此婦聽也君令即此君仁也以仁恩而號令臣共即此臣忠也又隱三年左傳云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義亦同但傳之二文皆以國家之事言之故先君臣後父子但異人之說既有多少不皆同也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者七情好惡不定故云治十義俱是義事故云脩信是深隱故須講

睦惡乖離故云脩各隨事立文也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謂頭緒飲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緒也死亡貧苦是人心所惡之大端緒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言人深心厚貌内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既無形體不可測度而知故美惡皆在其心外邊不見其色欲一窮之舍禮何以哉者一謂專一窮謂窮盡言人君欲誠慤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哉禮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中心貌必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注言人兼此氣性純也疏正義曰上既言禮知人情從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故人者天地之德者天以覆為德地以

載為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陰陽之交者陰陽則天地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神之會者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體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者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知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其氣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無此氣性純也今案下文云鬼神以為徒覆說此經鬼神不云陰陽鬼神者陰陽鬼神天地中物故不重陳鄭下注鬼神謂山川也此義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故天秉陽垂日星注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

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為十五之成數也音義竅徐苦弔反播彼佐反舒也五行四時絶向本亦作播五行於四時伸音升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注竭

猶負載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五聲宫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吕布十二辰始於黄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事更相爲宫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繢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黄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音義迭大計反又田結反竭羲作揭其列反負擔也還音旋下同六和戸卧反注同更古衡反下同

徵張里反南事律名京房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繯戶對反圜音環又音圜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上經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但陳天地與五行耳故天秉陽垂日星者此論天德言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也地秉陰竅於山川者此一經總論地之德也謂地秉持於陰氣竅孔也為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也播五行於四時者播為播散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四時也和而后月生也者若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者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后月依時而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者以其依時得節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日無虧闕之理故前經天德直言垂日星地既播五行之氣月有虧盈之理故須備言之故略於天德而詳於地德也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前經論天地既畢故此

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竭謂負戴言五行運轉迭相負竭猶若春時木王則水為終謝迭往王者為負竭夏火王則負戴於木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者猶若孟春則建寅之月為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為諸月之本是還迴迭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也者五聲謂宫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一月黄鍾為宫十二月大呂為宫是還迴迭相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者五味謂酸苦辛鹹加之以滑與甘為六和也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為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者五色謂青赤黄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為同色則五中通玄續以對五方則為六色為六章也為十二月之衣各以色為質故云還相為質注正義曰地持陰氣出納於山川氣有陰氣陽氣皆出於地地體秉陰故雖陽氣亦總謂之陰氣也云以舒五行於四時者謂氣在

地中含藏聚斂出於地則舒散故云舒五行於四時也定本無於字直云播五行四時謂宣播五行及四時也五行四時者以金木水火各為一行土無正位分寄四時故云播五行於四時也云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者此氣謂此五行之氣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之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其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上配日也猶若治理得所臣之功成進受爵位上配君也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者盈謂月光圓滿若臣之進受高位是其伸也闕謂月光虧損若臣之退就下位是其屈也云一曰水二曰火以下是尚書洪範文也積一二三四五總為十五也竭是擔竭之名故為負戴負謂背負戴謂頭戴也云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者解負戴之義也物之在人上謂之為負戴氣之過去在上者其在下者亦負戴也春為木王負戴於水夏為火王負戴於木秋為金王負戴於火冬為水王負戴於金是也

更相為始負戴前氣也云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者皆律歷志文云終於南事更相為宮凡六十也者以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鍾為始當其為宮備有五聲言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畢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大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大蔟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

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上生大蔟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大蔟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以此言之則南呂為是然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案漢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十二律之數上使大子大傅韋玄成等親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

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一期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後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正其高下黃鍾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大蔟為商林鍾為徵一日律九寸色育下生謙待色育為宮未知商謙待徵六日律八寸九分分微强執始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八弱丙盛下生安度丙盛為宮屈齊商安度徵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分動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隨期商歸嘉徵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

强質未下生否與質未為宮形晉商否與徵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强大吕下生夷則大吕為宮夾鍾商夷則徵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分否下生解形分否為宮開時商解形徵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强陵陰下生去南陵陰為宮族嘉商去南徵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少出下生分積少出為宮爭南商分積徵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强大族下生南吕大族為宮姑洗商南吕徵一日律八寸未知下生白吕未知為宮南授商白吕徵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强時息下生結躬時息為宮變虞商結躬徵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强屈齊下生歸期屈齊為宮路時商歸期徵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隨期下生未卯隨期為宮形始商未卯徵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强形晉下生夷汗形晉為宮依行商夷汗徵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夾鍾下生無射夾鍾為宮中吕商無射徵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强開時下生閉掩開時為宮南中商閉掩徵八日

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族嘉下生鄭齊族嘉為宮內負商鄭齊徵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爭南下生期保爭南為宮物應商期保徵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姑洗下生應鍾姑洗為宮蕤賓商應鍾徵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南授下生分烏南授為宮南事商分烏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變虞下生遲內變虞為宮盛變商遲內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路時下生未育路時為宮離躬商未育徵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一微強形始下生遲時形始為宮制時商遲時徵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依行上生色育依行為宮謙待商色育徵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中呂上生執始中呂為宮去滅商執始徵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南中上生丙盛南中為宮安度商丙盛徵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內負上生分動內負為宮歸嘉商分動徵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物應上生質未物應為宮否與商質未徵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

強䅌賓上生大呂䅌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南事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為宮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盛變上生分否盛變為宮解形商分否徵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離宮上生陵陰離宮為宮去南商陵陰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制時上生少出制時為宮分積商少出徵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林鐘上生大族林鐘為宮南呂商大族徵一日律六寸譏待上生未知譏待為宮白呂商未知徵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去滅上生時息去滅為宮結躬商時息徵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安度上生屈齊安度為宮歸期商屈齊徵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歸嘉上生隨期歸嘉為宮未卯商隨期徵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否與上生形晉否與為宮夷汗商形晉徵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夷則上生夾鐘夷則為宮無射商夾鐘徵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解形上生開時解形為宮閉掩商開時徵八日

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去南上生族嘉去南為宮鄰齊商族嘉徵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分積上生爭南分積為宮期保商爭南徵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南呂上生姑洗南呂為宮應鍾商姑洗徵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白呂上生南授白呂為宮分烏商南授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結躬上生變虞結躬為宮遲內商變虞徵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歸期上生路時歸期為宮未育商路時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徵強未卯上生形始未卯為宮遲時商形始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徵強夷汗上生依行夷汗為宮色育商依行徵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無射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始商中呂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閉掩上生南中閉掩為宮丙盛商南中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鄰齊上生內負鄰齊為宮分動商內負徵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徵強期保上生物應期保為宮質未商物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

徵强應鍾上生蕤賓應鍾為宮大呂商蕤賓徵一日律
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分烏上生南事分烏窮次無徵
不為宮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强遲內上生盛變
遲內為宮分否商盛變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未育上生離宮未育為宮陵陰商離宮徵八日律四寸
六分小分一少强遲時上生制時遲時為宮少出商制
時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弱又京房易云十二律
得位者生五子失位者生三子不失不得生四子五律
得位各生五子謂黃鍾大蔟姑洗林鍾南呂也五五二
十五并本五凡三十也失位者生三子亦五律謂大呂
夾鍾中呂夷則無射三五十五并本五凡二十二十就
三十合成五十也不得不失者生四子謂蕤賓應鍾也
二四為八并本二為十也十就五十合為六十也言其
得位者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失位者謂以陽居陰以
陰居陽不失不得者處陰陽交際之間也又黃鍾大蔟
等七律各統一日自為宮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日六

七等為其日之宮則周一期日數如京房所述然其所生者則黄鐘生色育執始大吕生分否陵陰之類是也其上生三分益一下生三分損一皆漢書律歷志文云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甘滑者周禮食醫之文以四時有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為六也是為六和也云五色六章畫繢事也者繢猶畫也然初畫曰畫成文曰繢鄭注司服云畫以為繢是也云周禮考工記曰至謂之巧也證繢畫有五色六章也土以黄其象方者言若畫作土必黄而四方之象地之黄而方鄭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為此記者見時有之耳云天時變者畫作天則無定色是隨四時色而為之也鄭司農云畫天隨四時色云火以圜者鄭司農云為圜形似火鄭康成云形如半環然云山以章者鄭康成云獐山物也云水以龍者鄭云龍水物云鳥獸蛇者鄭康成云所謂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者鄭康成云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

為巧庚云鄭注考工記以六章為當時行非古人之象而引之以證此者明亦周制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得有還相為宫其事可明其食與衣服唯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月令食麥與羊春三月其食皆同夏秋冬亦然無每月之異故月令云春衣青衣夏衣赤衣三月俱同亦無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似月各別衣食者熊氏云此是異代之法故與周禮月令不同或則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攷之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之異故總云十二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注此言兼氣性之效也音義別彼列反被皮義反徐扶義反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

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捊治也禮之位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四面之位象四時三賓象三光夫婦象日月亦是也音義柄本又作枋兵命反量音亮下同畜許六反下同治直吏反麟良人

反近附近之近操七刀反捊講侯反徐音普溝反介僎上音界下音遵

疏正義曰此一節以前文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各依文解之故人者天地之心也者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動靜應人也故云天地之心也王肅云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五行之端也者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為五行之首也王云端始用五行者也食味者人既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故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則並食之別聲者五行各有聲人則含之皆有分別也被色者五行各有色人則被之以生也被色謂人含帶五色而生者也五行有此三種最為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為五行之端者也然味言食聲言別色言被各別隨義為言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又

帶五色五行五味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為根本也祭帝於郊祭社於國是用天地為本也然則自此至四靈以為畜凡十句分為三重此至五行以為質七句明聖人制教所法象也又自禮義人情二句明聖人為治政之時事也又四靈一句明徵報之功也以陰陽為端者端猶首也用天地為根本又用陰陽為端首也猶如劒戟以近柄處為根本以鋒杪為端首也聖人制法左右法陰陽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為端首也以四時為柄者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為柄也劒戟須柄而用之聖人為教象須法四時而通也以日星為紀者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月以為量者量猶分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為一月而聖人制教亦隨人之才分是法月為教之限量也鬼神以為徒者鬼神謂山川鬼神助地以通氣是以為地之徒屬聖王象之樹立羣臣助已以施敎為已徒屬也五行以為質者質體

也五行循迴不停周而復始聖人為教亦循還復始是法五行為體也禮義以為器者此以下二句明聖人為治政時事也上既有法象為先故可執禮義為器用如農夫之執耒耜也人情以為田者禮義以為器可耕於人情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四靈以為畜者此一句明徵報也聖人既法象天地用禮義耕人情故獲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為畜然自天地為本至此凡十句上四句皆以以字在於事上從月以為量以下六句以字置於事下者上明天道事遠故以字在事上連於天也後明地道事近故以字居下欲連於人案前經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備論四者此經云天秉陽覆說天有日星次經云地秉陰地有四時并有月也次經云五行之動覆說五行也於前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之中唯說天地與五行舉其大者此經總覆前事故云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

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皆覆說前事禮義以為器覆說上舍禮何以哉人情以為田覆說上人情也四靈以為畜一句論若行以前諸事施之得所則四靈報應也注正義曰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云兼氣性之效也然前注五行秀氣亦言兼此氣性純而此云氣性效者前明之始此明之末以末故云效效猶驗實也即五味五聲五色是其效也天地以至於五行制作所取象也者天地陰陽四時日星月量鬼神五行等皆外物非人所行故云所取象也謂聖人所法象以為教也云禮義人情其政治也者此是人親自行故云其政治謂聖人行之為政以治天下也云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者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為本終以四靈為畜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包之者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案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為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

也王者政敎之始則禮義也正月者十二月之始則月以為量也公即位者即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祭天是天也書地震是地也書冬無氷是陽也書大雨雹是陰也書春夏秋冬是四時也又四時陰陽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春秋記事皆書日是日也莊七年恒星不見是星也春秋記事皆有月是月也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是鬼神也桓二年取郜大鼎是金也成十六年雨木氷是木也桓元年秋大水是水也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是火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是土也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春秋得禮則襃失禮則貶是禮義也桓元年公即位先君被弑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惡也莊元年不書即位文姜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也此是人情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四靈為畜也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者呂氏謂呂不韋也說十二月之令謂為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脩春秋相附

近焉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云器所以操事者操執也謂操執所為之事若手秉耒耜耕田之事手操執之云田人所捋治也者捋謂以手捋聚即耕種耘鋤也即上汙尊而抔飲之類也云禮之位至三光是鄉飲酒義文賓於西北象天主於東南象地介是賓副坐於西南象天嚴凝之氣始於西南僎是主人之觀禮者坐於東北象陽氣之始是介僎象陰陽主人在阼階西面賓在戶西南面介在西階東面僎在房戶之間南面以四者位殊故為四面之位象四時云三賓者衆賓三人在正賓西南面是為三賓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象日月也云亦是也者以禮之取象其數非一以無正文故取此義而明之故云亦是言亦是法象之義也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注物天地所養生以陰陽為

端故情可睹也注情以陰陽通也音義睹丁古反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注事以四時成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注事以日與星爲候興作有次第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注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爲倪音義倪五計反視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注山川守職不移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注事下竟復由上始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注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注奧猶主也田無

主則荒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注由用也四靈與

羞物為羣疏正義曰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事得成也以天地為本故

萬物可舉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天地而為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與也以陰陽為端故人情可睹也人情與陰陽相通今法陰陽為教故人情無隱所以可睹見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生長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列猶次第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無失早晚故民事有次第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藝猶才也十二月限分猶人才各有所長聖人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而為功故云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山川鬼神各有分職不移今為教引鬼神為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五行周而復始運迴無窮為教法則此則事必不絕故云可復復反

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考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為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輿也上人是人民下人是聖人輿主也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為主今以人情為田用聖人以為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由用也靈是衆物之長長既至為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注正義曰案易文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是萬物之情因陰陽而通也五行相次終而復始凡所營為之事亦終而復始故云事下竟復由上始也謂事於下終末竟了更復從上而始也考成也釋詁文論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器利則事成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

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注淰之言閃也獝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音義鮪于軌反魚名淰音審徐舒冉反畜字又作獝況必反狘況越反閃失冉反疏正義曰此一經以上有四靈之文便復解四靈之事故記人假問答以明四靈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者問答四靈名也謂之靈者謂神靈以此四獸皆有神靈異於他物故謂之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者解飲食有由之義也淰水中驚走也魚鮪從龍者龍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淰然驚走也鳳以爲畜故鳥不獝者獝驚飛也鳥從鳳來鳳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獝然驚飛也麟以爲畜故獸不狘者狘驚走也獸從麟者麟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狘然驚走也龜以爲畜故

人情不失者以龜知人情龜旣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然上三靈皆言其長來而族至則此應云龜以為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其感信而至者與上三族相互也此言感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也但因龜是知人情之易見者故就龜而言耳又初陳四靈麟在初者孔子獲麟記者隨時所見為先也後列以龍為首依四方之舊次也注正義曰讀淰為閃者淰是水中之形狀故字從水閃是忽有忽無故字從門中人也人在門或見或不見猶是飛而猶起狘是狘然驚走故云獝狘飛走之貌也云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者案月令冬云其蟲介注云龜鼈之屬則龜為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知水主信者易乾鑿度云陽氣合閉信之類故北方水為信水既為信則土為知也故乾鑿度云四時之義皆法中央中央土者可以兼四方之行知之決也是土為知但水土二行俱有信知故樂緯云宮致鳳皇身信羽致幽昌身知又中庸注云水神則信土

神則知是土水俱有信知龜屬北方水大戴禮及樂緯云介蟲三百六十龜為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為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長案月令春其蟲鱗則龍屬東方木也夏其蟲羽則鳳屬南方火也秋其蟲毛則麟屬西方金也案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脩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為脩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云麟中央土獸土為信信禮之子脩其母致其子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乂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為以脩母致子之義也若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脩當方之事則當方之物來應故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脩春秋者禮脩以致其子故麟來為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為口故麟來許慎謹案

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玄之關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為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為瑞亡者為災其道則然何言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脩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熊氏申鄭義云若人臣官脩則脩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脩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脩春秋為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脩母致子康成所以不用也故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

麟中央也鄭駮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則無近誣乎如鄭此言是麟非土精無倚母致子之義也四靈配四方如上所說若其取象理有多途虎雖屬西方以其淺毛得屬中央土也故月令中央土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又於陰陽虎屬寅是也麟屬東方取其性仁則屬木也故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為妻金性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而性仁鶡冠子云麟北方玄枵之獸是上象不一也鳳屬南方亦屬中央故樂緯云宮致鳳皇是也龜屬北方亦屬東方五行傳云一曰貌時有龜孽是也龍屬東方亦屬天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則有龍蛇之孽是也五行傳又云二曰言時則有介蟲之孽三曰視時則有倮蟲之孽是取象既多理非一概今以頓而無用故不備言其數也釋獸云麐

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云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黄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檻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故呼為大角之獸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注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音義著音尸瘞於例反一音於器反繒本又作增同似仍反又則登反又似登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既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所造置之事故先王有事秉蓍龜龜既知人情因美龜德也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蓍龜而問吉凶言蓍者

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也列祭祀自此至禮有序皆秉蓍龜事也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瘞繒者瘞埋也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幣帛曰繒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宣祝嘏辭説者宣揚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也故國有禮者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家必有其禮也官有御者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也事有職者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也禮有序者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注患下不信也疏正義曰此一經為下生文雖並用卜筮而民下猶未見信先王患之更為下諸事使達下也

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注此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音義儐皇音賓敬也舊必信反朝直遙反下同筮市制反瞽音古侑音又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達下之事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者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也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亦即是必本於天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者天子至尊而猶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亦即是命降于社之謂

疑地也祖廟所以本仁也者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亦即降于祖廟之謂仁義山川所以儐鬼神也者王自祭山川是欲使儐敬鬼神之教達於下也儐敬也亦即是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也五祀所以本事也者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亦即是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也故宗祝在廟者前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此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宗宗伯也祝大祝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示不自專以達下也三公在朝者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也三老在學者乞言則受之三老王前巫者若王弔臨則前委於巫也而後史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敢為非也既言前巫故云後史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卜筮主決疑瞽是樂人主和也侑是四輔典於規諫者也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也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者謂以禮尊神及委任得人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道也注正義曰自祭帝於

郊至五祀所以本事是敎民尊神也自宗祝在廟至皆在左右是愼居處也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佾勸人君爲善故以爲四輔其四輔之義已具於文王世子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注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音義應應對之應宿音秀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注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音義藏如字徐才浪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文禮旣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百神天之

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王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王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也詩云無思不服是也王云孝慈之道為遠近所服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王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行得其正也然前有山川興作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此經覆說祭在上諸神是義之脩飾禮之府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注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音義大音泰下注同其官於天也注官猶法也此聖人所

以法於天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言禮既藏於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為教也必本於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其氣既極大而未分故曰大一也禮理既與大一而齊故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為教本是本於大一也分而為天地者混沌元氣既分輕清為天在上重濁為地在下而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也轉而為陰陽者天地二形既分而天之氣運轉為陽地之氣運轉為陰而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又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也變而為四時者陽氣則變為春夏陰氣則變為秋冬而制禮者吉禮則有四面之坐凶禮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列而為鬼神者鬼神謂生成萬物鬼神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為教也其降曰命者降下也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為教命也其官於天也者結之也官猶法也言聖人

所以下為教命者
皆是取法於天也

夫禮必本於天注本於大一與天之義動而之地注後法地也列而之事注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注後法四時協於分藝注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行字其居人也曰養注養當作義字之誤也下之則為教令居人身為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音義養音義出注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注貨摯幣庭實

也力筋骸強者也不則偃罷音義冠古亂反摯本又作贄音至罷音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本說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也而教於人故此以下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夫禮必本於天謂本於大一與上天也謂行至誠大道是本大一敷天降命是本於天也動而之地祀社於國是也列而之事謂五祀即五祀所以本事是也變而從時時四時也則四時以為柄是也協於分藝協合也分是月之量也藝人之才也言制禮以月為量合人才之長短也其居人也曰義者義宜也言制度以上諸事之禮居人身中則人得其宜也其行至朝聘者此皆居人身曰義之禮也謂諸禮皆須義行故云行也貨庭實也力筋力拜伏也辭讓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也冠二十成人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朝及諸侯自相朝相見之禮聘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言人若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

也注正義曰知養當為義者以上云義之脩禮之藏下云聖人陳義以種之又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故知養當為義也案聖證論王肅以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鄭必破為義者馬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此云禮義者人之大端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為義也張融謹案亦從鄭說云下之則為敎令居人身為義者鄭為此注欲明改養為義之意言法天地山川下敎於民者則為敎令本天地山川居在人身之中者則為義事是不得為養也引孝經說曰義由人出者證義從人身而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注竇孔穴也音義竇音豆 故

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注言愚者之反聖人也音義壞音怪又呼怪反喪息浪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文說禮為治理之本故今說禮不可去之事注正義曰案哀元年左傳云逃出自竇又篳門圭竇是竇孔穴也孔穴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是人之所出入故云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注皆得以為美味性善者醇耳音義糵魚列反醇市春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文禮不可去故次云禮之在人有厚薄之事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者禮不可以已之故在人譬如釀酒須因麴糵則成酒無麴糵則酒不成人無禮則敗壞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者君子譬精米嘉器也小人

譬麤米弊器言譬如釀酒其用一麴分半持釀精米嘉器則其味醇和一半釀麤米弊器則其味醨薄亦猶如禮自是一耳行之自有厚薄若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深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者也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注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音義菁子丁反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注和其剛柔陳義以種之注樹以善道講學以耨之注存是去非類也音義耨奴豆反鉏也本仁以聚之注合其所盛音義盛市正反又音成播樂以安之注感動使之堅固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注協合也合禮於義則與義

合不乖剌音義剌力達反本或作制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注以其合於義可以義起作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注藝猶才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注有義則人服之也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注有仁則人仰之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因上君子小人厚薄不同故此論聖人脩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也各依文解之故聖人脩義之柄者柄操也謂執持而用者謂脩理義之要柄脩理禮之次序以治正人情使去其瑕穢之惡養其菁華之善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者亦是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者農夫之田用耒耜以耕之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之情正其上下陳義以種之者農夫耕田既畢

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王以禮正人情既畢用此善道而教之講學以搙之者農夫種苗既畢勤力耘鋤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善道教民既畢又須講說學習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也本仁以聚之者農夫既勤耘耨苗稼成孰當本此仁恩愛惜之心以聚集所收勿令浪為費散聖王勸課行善既畢本此仁恩和親聚集善道使不廢棄也播樂以安之者播布也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之心共相飲食以安美之聖王既勸民善道備足又說樂感動使其勤行善道保守堅固也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前既明禮耕義種仁聚之今此以下廣明上三者相須也此明禮義相須禮是造物為實義以脩飾為禮之華故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者協合也諸之也今將此禮合會於義謂以禮比方於義而協謂禮與義相協會也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者起作也禮既與義合若應行禮而先王未有舊禮之制則便可以義作之如將軍文氏之子是也先無

其禮臨時以義斷之垂涕洟待賓于廟是其以義而作禮也庾云謂先王制禮雖所未有而此事亦合於義則可行之以義與禮合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者此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藝才也仁施也人有才能又有仁施若非義裁斷則過失故用義乃得分節也此唯明仁須義而云才者因明一切皆須義斷庾云藝者審其分仁者宜得節皆須義以斷之是義為藝之分仁之節明義之貴也協於藝者斷才得分即是義能合藝也講於仁者講猶明也使仁得節是義能明於仁也得之者強者若能得才分仁節之理則是豪強為衆所畏服也仁者義之本也者上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明義能與仁為節此言仁者義之本謂仁能與義作本順之體也者仁者施生故為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既能施生又為順體故為人所尊仰也但義主斷割能服於人故得義者強仁是恩施衆所敬仰故得仁者尊也注正義曰合禮於義解經協諸義則與義合者解經而協也云

合禮於義者謂將禮比方於義云則與義合者言禮與義相合不乖剌也禮所以與義合者禮者體也統之於心行之合道謂之禮也義者宜也行之於事各得其宜謂之義也是禮據其心義據其事但表裏之異意不相違故禮與義合也云以其合於義者謂此禮以其合會於義故雖當無禮臨事制宜而行禮是可以義起作也衛將軍文子之子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於時無除喪後受弔之禮主人乃量事制宜練冠垂涕洟待于廟而受弔是以義而起此禮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注無以入也音義耜音似

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注嘉穀無由生也音義種之用反不亦作弗何休注公羊云弗者不之深也下皆放此

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

種而弗耨也注苗不殖草不除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注無以知收之豐荒也音義穫戶郭反收如字又手又反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注不知味之甘苦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注功不見也音義見賢遍反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

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注常謂旹有禮用無匱乏也車或為居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注言人旹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音義苑于粉反積也繆音謬畜丑六反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注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疏正義曰此以下顯前譬也人君治人情若無禮猶農夫耕而無耜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

而弗種也治雖用禮不本其所宜如農夫徒耕而不下種子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者治國雖用善道所宜而不更為講學使民知其道理如農夫雖種嘉穀而不耘耔則苗不滋茂厚實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者治國雖講之以學而不聚其仁行者如農夫雖耘耔成熟而不收穫取之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者治國雖聚仁若不奏樂和之則仁心不堅如農夫雖聚斂而不食則甘穀空失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者前陳聖人禮耕以至樂安令顯譬農夫耒耜以至食之其事相似今更欲設譬以人身之肥譬家國禮是聖人為教反覆相明正在此矣言雖奏樂於仁人而不使知達至順之理亦為未善猶如人雖食五味而調和溫凊不順則雖食不肥也四體至常也者此一節明人及國家天下等皆悉肥盛所以養生送死常事鬼神膚革充盈者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之厚皮革也天子以德

為車以樂為御率土皆達順故合天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謂用孝弟以自戴也德孝弟也以樂為御謂用要道以行之樂要道也行孝弟之事須禮樂如車行之須人御也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者前雖明國家之順而皆局有條目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説其事也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也故孔子答孟武伯問無違之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無違道之常也皇氏云事大積焉而不苑者既用順為常事無苑滯事大者天子事也雖復萬幾輻湊而應之有次序不使苑積也並行而不繆者並行記諸侯來朝也既四方隨時貢賦有序雖並列俱陳而不錯繆也細行而不失者謂大夫士出聘者也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深而通者深為九州之外也雖地在遠荒而皆通貢王庭越裳是也茂而有間者謂萬國貢賦庭實密茂而國朝之間自不厠雜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者以國之朝貢連絡相次小

則謙大不相及入也萬乘龍趨千乘雷動不相妨害也自四體既正至此背由王者順之至也熊氏云此普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通有連有動言人皆明禮順政事無蓄亂滯合各得其分理順於其職所以大小深淺並合得其宜此順之至結自四體既正以下至此並是順之至極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者上言順之至此明順有益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者既明順道不敢為非則能守自危之道謂以危戒慎而自守保也注正義曰危者安其位者此易上繫文也案易繫辭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危者安其位謂所以今日危亡者正為不知畏懼偷安其位故致危也引之者證人之所居恒須危懼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注

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扶持其情

合安其危音義殺所戒反徐所例反注同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注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則濫音義渚之汝反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注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廾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

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音義漁音魚鼈必列反蜃石忍反爟古亂反卝革猛反又瓜猛反徐古猛反夏戶嫁反下同謂食音嗣齊才細反下皆同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注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音義頒音班當丁浪反媒音梅取音娶本又作娶稽古兮反用民必順注不奪農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注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音義烖音災妖孽又作蠥魚列反妖又作祅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螟亡丁反螽徐音終故天

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注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注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棷聚草也沼池也音義澧本又作醴音禮麒麟音其下音栗人反棷素口反徐總會反澤也本或作藪沼之紹反卵力管反胎土才反俯音府闚本又作窺去規反甕本又作罋烏弄反徐於弄反則是無故注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注實猶誠也盡

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既得明順乃安位此以下說行順以致太平之事各依文解之故禮之不同也者天子至士貴賤宜順故禮不得同也不豐也者禮應須少不可求多也不殺也者禮應須多不可殺少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者能順序如上故使扶持其情合安其危不使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既使天下背肥由于至順此更廣說順也既欲其順本居山者所利使於禽獸本居川者所利在舟檝故聖人隨而安之不奪宿習不使居山之人居川也不使渚者居中原小洲曰渚渚利魚鹽廣平曰原原利五穀既順安之故不使渚者徙中原而弗敝也者必各保其業故恒豐而不敝困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舉動皆順故必時也水時者謂虞人入澤梁及出入水之屬也火時者鄭注司爟引司農說以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

季夏時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金謂
金錫石卝也木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飲食必
時者謂食齊視春之屬也合男女者媒氏仲春令男三
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頒爵位者頒分也謂司士稽士任
而進退其爵祿也必當年德者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
位必當其德年謂男三十女二十也當德謂君十卿祿
下士食九人等是也用民必順者使之以時不奪農務
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此論聖王用大順之道故致陰
陽和調羣瑞並至正由順之誠實故至於此也故天不
愛其道者此以下明天地為至順之主下瑞應也四時
和甘露降是天不愛其道也地不愛其寶者謂五穀豐
醴泉生器車出也人不愛其情者皆盡孝悌及越裳至
也山出器車案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注
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河出馬圖案
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注云龍而形
象馬故云馬圖是龍馬負圖而出又云伏羲氏有天下

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龜書洛出之也鳳皇麒麟皆在郊棷棷棸中假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今云在郊棷者言鳳皇之衆或郊棷或阿閣也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者此飲食有由也各隨其長而至既不獝狘故生乳而衆多也俯下頭也鳥不畏人作巢在下故下頭可闚其巢卵卵也手撫獸背則知有胎也則是無故者言致此上事則是更無他故由先王能脩禮達義體信達順之誠盡故致此也注正義曰銀甕丹甑援神契文案援神契德及於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於地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八極則景星見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來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動狐九尾雉白首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其所致羣瑞非一不可盡言故略記之而已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考證

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疏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云云

○臣召南按疏非是經言人君當自正其身立於無過之地故能裁成輔相富而敎之以成治功即皇建其有極之義鄭注自明疏非經意并失注意矣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則當為明○注以上文言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故謂此則字當為明陳澔謂則字當讀如字而上文兩明字並當為則陳說較勝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疏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云云○臣召南按疏非是天地之德健順是也惟人德肖乾坤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又按注云人兼此氣性純也是統論四句之意疏以天地陰陽屬氣言鬼神五行屬性言強為分析亦非也人所以異於萬物者以得氣最靈而賦性完備耳

播五行於四時音義本亦作播五行於四時○臣召南按孔疏亦云定本無於字然則注疏今本亦俗本相

沿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注終於南呂疏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畢○臣召南按當作至南呂而畢蓋終於南呂此司馬遷劉歆班固之說而康成所本也若終於中呂則京房之說非康成之意故下文備引京房律呂相生本末以辨其異因各本並同姑仍之而識於此

又疏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作字舊本訛則

今改正

又疏房對受學故小黄令焦延壽等○臣召南按後漢志無等字此等字衍又當月者各自為宫後漢志作當日者此月字誤又黄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復字此誤作後又色育六日律八寸九分微強後漢志作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此脱三字又執始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八弱後漢志作小分七大强此文誤又質未下生否與後漢志作質末此未字誤又陵

陰下生去南後漢志作夌陰是此陵字誤又路時為宮離躬商依後漢志當作離宮又小分一微強當作二微強 臣按京房六十律之説可謂詳矣然細碎而不可用故宋何承天譏其不悟古人簡易之説隋牛宏亦謂六十律不可行也

何謂四靈注疏故北方水為信水既為信則土為知也

○臣召南按以五徳分配五行北方水屬知中央土屬信自是不易之理漢儒自五行傳以後水土所屬

往往紛雜不明而讖緯復亂之故言四靈瑞應者並穿鑿無謂也此記言四靈爲畜不過言盡物之性萬類得所云爾何有修母致子及當方來應諸説之妖妄也哉

又䟽許慎謹按公議郎尹更始○按公下脱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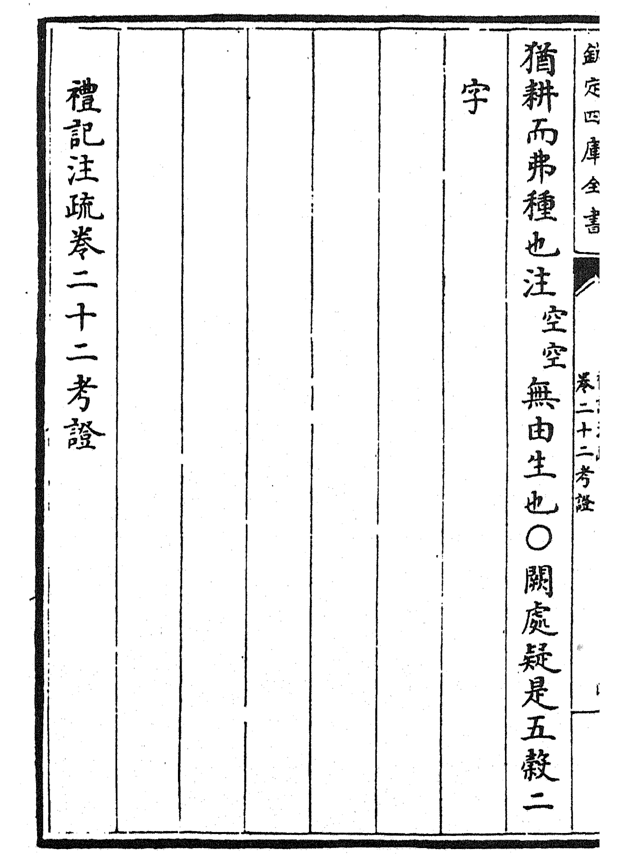
又䟽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元之闇也○臣召南按元之闇也係元之聞也之訛此以下引洪範五事云云皆康成駁許慎語詩麟趾䟽可證此䟽孔子下

當有鄭駁異義云五字刋本相沿並脫又誤以云字作至字耳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注疏○臣召南按此節當與下節相連孔疏特以有注而隔之實非也

其居人也曰養注疏○此疏闕四處並三字又順人情之大竇也疏闕三字

可以義起也注疏○疏闕一叚臣召南按疏當是引檀弓衞將軍文子受弔於廟一節



猶耕而弗種也注空空無由生也○閼處疑是五穀二字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考證